



1. 土地的記憶

林智信出生於日治時期臺南州。1930年代的臺灣，為日本統治臺灣以來相對穩定的歲月，走過抗爭，逐步進入法治社會。臺灣美術在這個時候開始繁榮起來，地方藝術活動依然維持著以漢學為核心的傳承，民間藝術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至於在大城市的美術則逐步邁向西化。相較於北部是日本殖民文化的核心，南部因為府城豐富的漢文化底蘊，漢人生活、經濟，以及文化活動依然蓬勃發展。林智信就是生長在那種時代及文化氛圍。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林智信於歸仁國中擔任童子軍時期照片。

【左頁圖】
林智信，〈戲玩偶〉，1996，水印木刻，
90×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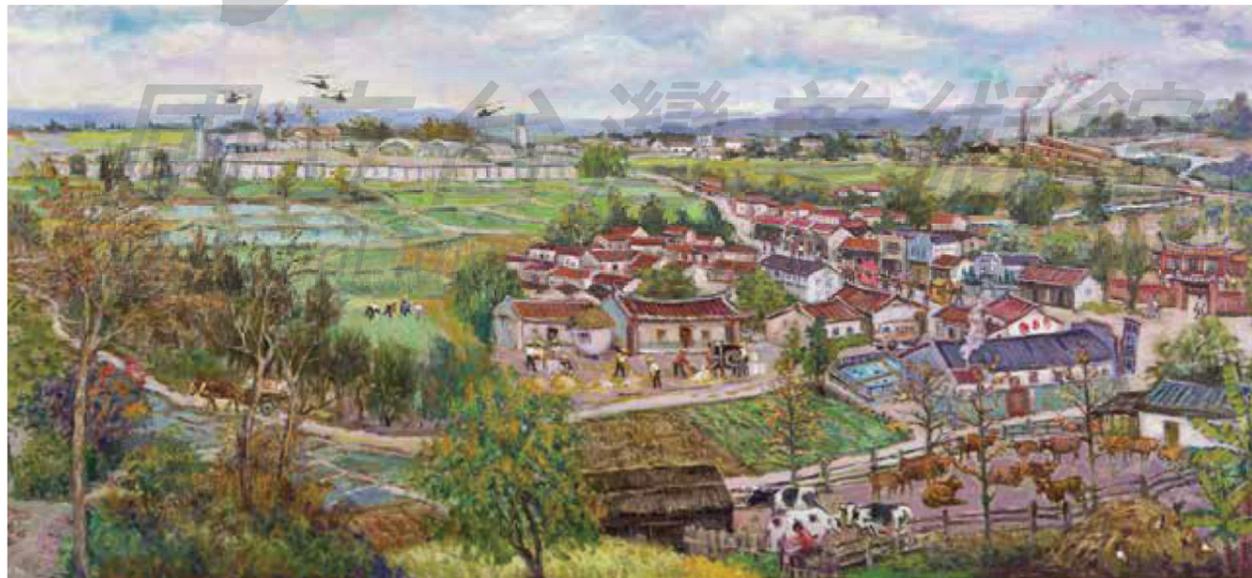
紅瓦厝的歷史

林智信出生於1936年臺南州新豐郡歸仁庄。殖民政府在1920年進行地方改制，於是將舊稱「紅瓦厝」改稱歸仁庄。根據林智信族譜記載，林氏先祖本居福建同安縣的林姓宗族，明鄭時期隨鄭成功渡海來臺，世居於臺南。

歸仁區為臺南在2010年改為直轄市後的行政區域。實際上，歸仁區四周自古以來即為臺灣古代文明發源地之一，往後荷蘭人據臺、明鄭入臺、清代領臺，到了日本時代、國府時期，歸仁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風土。「我兒時的紅瓦厝仍屬窮鄉僻壤，卻是地靈人傑的福澤之地」，林智信生長的紅瓦厝地區確實有許多值得說明的地方。

臺灣最早新石器時代文明出土於北部八里大坵坑文化，相同文化在南部則屬歸仁區的八甲遺址，往南則是高雄市鳳鼻頭遺址，甚而臺東縣還有長濱遺址。根據遺址考古研究，先民大約在這些地方活躍於距今七千年到四千七百年，也有學者認為這裡的文化是南島語系文化的起源地區。新石器時期文化中期以臺南仁德區牛稠子文化為代表，目前也挖掘出屏東墾丁遺址，跨海小琉球甚而挖掘出石棺。根據考古學家劉益昌

林智信，〈芬芳寶島——我的故鄉：歸仁「紅瓦厝」及機場（臺南縣）〉，2014，油畫，112×243cm。



教授指出，小琉球文化可能連接起呂宋島文明，大約距今四千五百年到三千三百年之間。仁德區緊鄰歸仁區，足以顯示先史時期這些地區已經是先民繁衍族群的棲息地。

先史時期的牛稠子文化時期，臺灣的先民已經具有跨海連結貿易的能力。在荷蘭人殖民臺灣之前，歸仁區是原住民平埔族西拉雅人新港社墾殖地。林智信居住的地區古稱紅瓦厝，歷史可以追溯到明鄭時期。根據傳說，鄭成功軍師陳永華居住於這個區域，他具有頗高行政能力的同時，還具有文化傳承的本事，據說曾經在此教導人民燒製磚瓦，因此，有人傳說這裡最著稱的十三窯遺址，乃是起於明鄭時期。也有傳說臺灣燒磚文化可推演至更早時期，燒製成的磚瓦搬運到大員、赤崁等地建造城堡。

根據近期考古研究，十三窯占地面積達1平方公里，所謂窯乃是指十三座窯爐。在古代能擁有十三座窯爐，的確相當不容易。十三窯歷史可以上溯到1624年前後，距今將近四百年歷史。因此，臺灣磚窯文化應該起源於臺南歸仁區十三窯。十三窯遺址現存於歸仁與關廟交界處的沙崙村。

窯業為歸仁區帶來豐富的勞動力、資產，早期農業時期，這裡的經濟產業相對富裕，然而畢竟屬於府城東南十餘公里郊外，紅瓦厝無法與繁榮的府城相比，依然顯得邊鄙。早期臺灣民眾普遍居住在土牆草葺的茅屋，然而這裡主要街區已經因為磚業形成相對繁榮的聚落。

早期臺灣的藝文活動大多依附於廟宇與書院，紅瓦厝附近的仁壽宮（P17）為當地信仰中心，敦源社成為其文化社團。這個社團成立於清朝末年，1927年日治時期當地仕紳集資興建孔廟，鑄造孔子銅像供奉，十年後更建造左右兩廡，開設義塾。所謂義塾乃是古代免繳束脩的基礎教育場所，目的在於培育在地子弟，發展文風。這座孔廟今日稱為敦源聖廟（P12左圖），對於地方文教產生十分象徵性引導作用。戰後，敦源聖



臺南歸仁民宅的磚窗。圖片來源：席德進攝影，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左圖】
今臺南敦源聖廟一景。圖片來源：潘福攝影提供。

【右圖】
1950年代，林智信就讀的歸仁國中。圖片來源：歸仁國中提供。

廟成為臺南縣祭孔典禮的場域，由四周村落頭人輪流派員主祀或由縣長親臨祭奠，雖無八佾舞，僅有三獻禮儀，對於在地而言已然能起到風行草偃、禮樂教化的積極作為，可謂漪歟盛哉。

紅瓦厝乃是古代偏遠地區慣有的通稱，處處皆是，難以彰顯其單一地名。1920年日本時代進行地方改制，鄉老追往昔日，考據墳典，以明鄭時期在此建有書院，取其名為「天下歸仁焉」，故稱歸仁里，改制之際因古地名而稱為「歸仁庄」。可惜歸仁地區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外加傳染病，村落逐漸蕭條。到了1950年代，盛況早非昔日可比，林智信往後在「芬芳寶島」大型長卷油畫作品當中，也追憶兒時當地敦厚民風。2010年臺南縣市合併，稱為臺南市，俗稱大臺南，原屬臺南縣的歸仁鄉改稱歸仁區。

國立台灣美術館 童年的歲月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智信童年時期生長於日本時代從安定到戰亂的歲月。根據他回憶指出，父親林振泰為糖廠雇員，祖父林有財為道士。林家祖先本居大陸福建省同安縣，臨海捕魚為生，明鄭時期來臺，先祖初到臺灣定居於現在南區灣裡地區的省躬里。該地當時臨海，因此數百年來以捕魚維生。林智信兩歲時由省躬往內陸遷移，定居於歸仁庄。

對於林智信往後藝術發展影響最大的是祖父的職業。在臺灣傳統農



林智信·〈臺南孔廟〉，1991，
油畫，80×100cm。



林智信·〈鄉間(紅瓦厝)〉，
2016，油畫，91×116.5cm。

村社會，普遍現代醫療設施不足，除了城市有漢醫或者近代醫療之外，各地的道士、「先生媽」扮演起很重要的角色。他們具有傳統文化的知識，道士或者女性的「先生媽」在當時社會舉足輕重，特別是前者參與

廟會科儀；此外兩者都能從事收驚、鎮煞的法事。這類工作類似於今日特殊心靈行業的民俗療法。正因為道士這種職業在古代傳統社會裡與文化關係緊密，道士具備豐富的民間信仰的知識，以及古老掌故、風俗的知識，自然而然受到尊重。對於林智信而言，祖父行業給予他親近民間文化的獨特機會。除此之外，祖父的絕活還包括糊紙厝，乃是他童年的美好回憶之一，不只如此，可以說林智信的藝術養成教育就在他的家庭裡面。

在今日糊紙厝已經成為民間藝師的特有行業，古代必須具備綜合性能力的人才能從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篇〉將葬禮與祭禮視為人倫的重要一環。林智信家裡居住在庄內老街上，前有派出所，旁有戲院，附近有仁壽宮，正是培育藝術才能的最佳場所。他說：「祖父林有財是道士，平日忙於糊紙厝、替人消災祈福的祭儀，在地方上小有名望。」「糊紙厝」是民間通稱，本作「紙糊紮作」，意思是要在結構性的紮作結構之後，再用溼紙糊貼為外觀。說似簡單，這種技術相當繁瑣，結合了許多複雜工序與知識。紮製前必須劈竹、剖竹、修竹，最後則剝竹成細竹篾。這些用之於結構的竹片、竹篾都要經過文公尺與丁蘭尺的吉祥數字丈量。此後進行結構網綁，自然需要基礎力學與構成能力。接著則是貼糊，也就是將紙張貼

【左圖】
燒給亡者的紙紮房。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吉昌紙紮號提供。

【右圖】
紙紮房內部細節。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吉昌紙紮號提供。



上，要有巧手才能牢固美觀。此後還必須將色紙剪出花樣，模擬現實房屋、服裝、道具，剪貼成形。紙厝不是一種簡單手藝，因為這「一塊」紙厝內部必須要如同現實住屋應有盡有，絲毫不能省略，裡面有客廳、寢室、廚房、樓梯、神明廳、衛浴設備之外，還要有家具、日常用品，同時還要有換洗衣物，出門所需的代步工具。凡是我們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什物，必須一應俱全。古代舉凡活人或者神佛的器物都依據文公尺來丈量，亡者的陰間用物等則使用丁蘭尺。紙厝完成還要紮紙人，必須要透過泥塑、彩繪來完成人物、馬匹等等。如果我們仔細審視這些所謂「紙糊紮作」的工序之後，馬上會意識到這種技術必須要有細膩構思及巧妙雙手，此外還須熟悉各種宗教信仰與象徵意涵。

紙厝是一種「冥厝」，一間紙厝稱為「一塊紙厝」，完成後安置於靈堂前，透過道士科儀或者僧侶誦經儀式後，燒給亡者作為死後冥界的生活所需。在親人去世的哀戚當中，華麗的紙厝與宗教科儀，具撫慰亡者家屬心靈的效

【上圖】
紙紮聚寶盆、搖錢樹。圖片來源：吉昌紙紮號提供。

【左下、右下圖】
大型糊紙厝。圖片來源：吉昌紙紮號提供。





果。「紙糊紮作」除了用於喪事之外，也運用於喜事慶典，諸如上元節花燈，還有歲時祭祀用的神像紮製，譬如中元普渡時的大士爺、神兵、官將，還有山神，此外還有神祇坐騎，或者瑞獸、猛獸，諸如麒麟、虎、豹、龍、鳳等皆是通稱「糊紙厝」的製作器物。如果我們能了解這點，就能知道林智信祖父就是現代所說的綜合藝術家，從事著傳統技藝，依著傳統農業社會的生命禮俗以民間信仰，過著樸實生活的民間手藝人。林智信回憶道：「我從小就愛看他糊紙厝，也愛看著他在木刻板上印符令及年畫。」「符令」就是「符咒」，因為有驅魔、鎮煞、祈福的「禁制」意義，因此民間稱此為「令」。這些符咒因為需求數量眾多，往往使用木板雕製，大量印刷，分發給信徒作為驅邪、安宅與保身。

祖父手上技藝讓林智信渾然忘我注視著老藝人的製作過程，讚嘆那精彩的傑作。燦爛的顏色、古典圖案及盤旋交錯的唐草紋樣，還有那性格分明的紙糊人像，這些發生在他小時候生活的點滴，成為他日後很重要的創作靈感。此外林智信居住不遠處的街道上，還有雕梁畫棟的廟宇仁壽宮。這座廟宇據說建於明鄭時期，鄭成功叔父定國公鄭鴻達部將吳鳩山為祈求平安渡海，從福建省白礁慈濟宮迎來保生大帝。據說原本神像安置於國公府，因為相當靈驗，民眾信仰虔誠，於是建廟奉祀。

臺南廟宇因為庄厝之間各有信仰核心，基於聯誼，各廟宇之間產生如同人間人際網絡，彼此相互往來，譬如仁壽宮與保西代天府、關廟山西宮之間形成所謂「交陪境」，大抵以每十二年一科輪流接辦「王醮」，建醮時其餘兩座廟宇會派出陣頭，屆時宋江陣、金獅陣、蜈蚣陣、跳鼓陣與十三太保等陣頭繞行街道與村落，街道沿途擺設香案恭迎

【本頁二圖】
紙紮坐騎。圖片來源：上圖為吉昌紙紮號提供，下圖為王庭玫攝影提供。



今臺南仁壽宮一景。圖片來源：潘福攝影提供。

聖駕，熱鬧非凡。祖父的手藝、廟宇彩繪、陣頭，以及戲院的歌仔戲、布袋戲演出，給予林智信豐富的傳統文化的養成，這種傳統在那個從寧靜到動盪，逐漸從農村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臺灣人而言，可以說是最佳的藝術教育；因為即便是今日，所有的學校教育都無法傳授這種日常生活裡面的知識與情感。

【關鍵詞】交陪境

交陪境乃是出自於閩南語發音，文史工作者研究認為，現代交陪境出自於清代以來民間信仰的地方與社區寺廟，譬如「街廟」、「祭祀圈」，以及透過廟宇之間主祀神祇的網絡，建構起共同祭祀而形成的地域單位。透過「境」形成一個現實世界裡的人際網絡，雖以廟宇為單位，實際上卻是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與運作模式。譬如，八吉境內友誼廟，分別有祀典大天后宮、臺北敬義堂、關帝廳、寧南坊、豁落院仁慈堂、二府口福安宮、臺南敬靈堂、八吉境重慶寺、八吉境五帝廟、八吉境下太子昆沙宮、八吉境總趕宮、八吉境樣仔林朝興宮、馬兵營保和宮、八吉境興南宮。

關於交陪境廟宇間的聯誼活動，乃是主祀神之誕辰慶典期間，透過相互贊助活動，譬如捐獻贊助，以及參與繞境儀式。因此所謂交陪境，乃指彼此相互支持關係的廟宇間所構成的區域。交陪境之間，主祀神祇聖誕前夕，交陪境廟宇會派員前往祝壽，廟方則設下平安宴款待祝賀的交陪境廟宇。如遇見該廟有重建或者大型建醮活動，交陪境各廟宇將致贈神桌、燭臺、匾額，並且出陣頭、藝閣來助陣。近來有從美學角度，也有從「後祭祀圈」角度來看交陪境在宗教文化學、文化觀光學上的意義。

【右頁上圖】
林智信，〈日出而作（踏水車）〉，
1982，油印木刻，50×50cm。

【右頁下圖】
林智信，〈農忙（豐收）〉，
1976，油印木刻，63×61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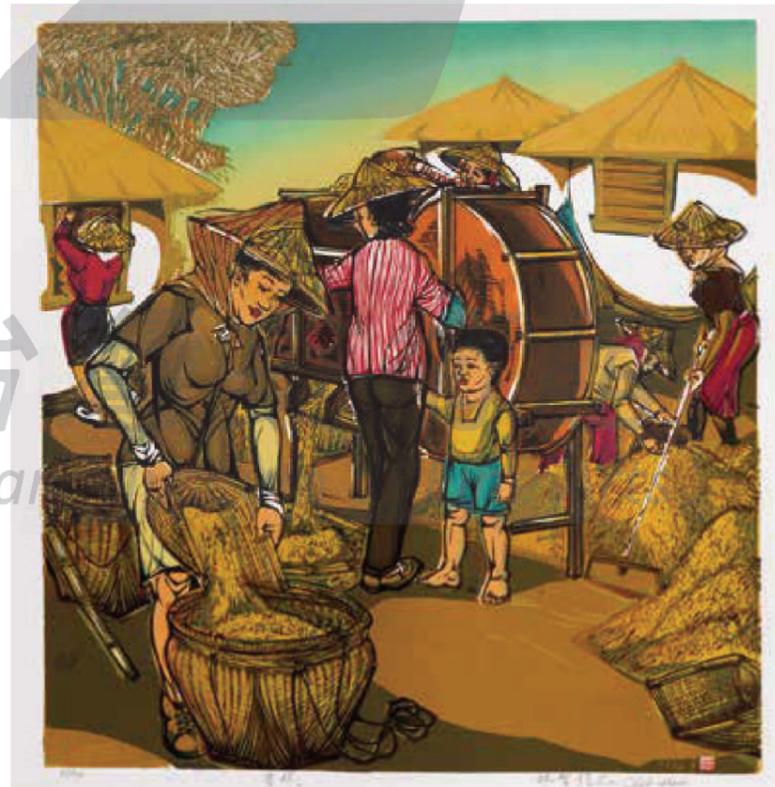
林智信，〈浮生半日閒〉，1983，
油印木刻，64×64cm。



受到家庭生活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還有大自然的薰陶與熾熱天真的好奇心，林智信度過豐富的童年生活。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臺灣相對寧靜，這段歲月給予林智信豐富的童年記憶。他興奮地回憶道：「我的童年生活可說是逍遙自在，田園生活也是我的啟蒙老師。」自由自在的日子讓他對於田園生活感受到無比的樂趣。

藝術從生活出發，林智信的藝術作品真正反映出自己最為純真與真實的生命感受。他以一種歡樂的眼光去眺望那過往的生活，充滿著趣味與活力。童年的精力旺盛使得他日後創作的題材豐富不已。紅瓦厝現在依然是歸仁區的街區名稱，林智信童年就生活在這種近似桃花源的地方，正如先秦〈擊壤歌〉上所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早上起床就工作，太陽下山就休息，喝的是井水，自己耕作自己食用，不受帝王所約束。這種先秦自由自在的生活，時常是受到現實生活所苦的人們心中的夢想，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躬耕南山下，田園趣味常常與城市的牢籠形成鮮明對比。在他童年裡面，雞鳴破曉，家人勤勉起床，農人荷鋤外出農耕，街上出現老牛頸上鈴鐺聲，噹噹作響，薄霧中農人身影依稀晃動於田壟間，鷺鳥飛翔，川渠流水，蛙聲遠近相和，那就是林智信平日所習慣的寧靜生活。

過慣了城市生活的人們，必



須特別撥出時間才能到鄉下見到如此田園風光。林智信童年的生活，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長大。父親在糖廠工作，領有固定工資，那是當時臺灣打零工過活的人相當羨慕的工作。特別是日本時代對於公務員或者公營企業的員工總有特別照顧，家庭也就能安定。正因為這樣，林智信回想起童年生活，盡是樂土影像。童年課後，自由自在，沒有繁重課業壓力，街道上沒有安親班，下課回家馬上放下書包幫助家務，飯後聚集街道上，大人聊天，小孩們則群聚遊玩：沙包、竹片遊戲、騎木馬、捉迷藏、跳繩、手作竹槍彈射，還有高唱兒歌。這種童年是今天所無法想像

林智信，
〈燠窯（野鄉之樂）〉，1984，
水印木刻，83×97cm。



的。田園生活提供給林智信許多美好的回憶，「農村就是我的遊樂場，大地是我們的舞臺。」

早年物質貧乏沒有什麼玩具，兒童們大都會手作玩具，雖然簡陋卻因為好奇心、競賽心理，彼此炫耀，精益求精，彈弓、陀螺、風箏、竹蜻蜓、紙飛機、紙青蛙，當然還有簡單的跳房子。兒童們奔馳於稻埕，聚集於廟前廣場，追逐於街道上。廣大的田野布滿昆蟲、動物與植物，還有農閒時期，收割後的稻田，提供了最佳娛樂場域。捏土偶、灌蟋蟀、鬥蟋蟀、燠土窯、釣青蛙、放風箏都隨著季節改變而進行。我們從

林智信，〈釣青蛙〉，1986，
水印木刻，88×100cm。





林智信，〈放風箏〉，1977，
油印木刻，65×83cm。

林智信1970到1980年代的版畫上，看到許多童年遊戲的追憶。畫面上有時還寫有兒歌，天真無邪的笑容與有趣的動作，不只充滿趣味感，今天看來還洋溢著濃厚的鄉愁，〈灌肚蚘仔（大蟋蟀）〉畫面上出現三個小孩子圍繞著灌蟋蟀，一個小孩子拿著玻璃瓶正在從蟋蟀洞口灌水，中央的女孩子安靜且耐心地等待，左邊的兒童則毛燥不安地跳躍著。後面有一首灌蟋蟀時的童謠，「肚蚘仔猴，肚蚘仔猴，不出來，把你捻斷頭。」

【右頁上圖】
林智信，
〈灌肚蚘仔（大蟋蟀）〉，
1984，水印木刻，
60×91.5cm。

【右頁下圖】
林智信，〈鬥蟋蟀〉，1979，
油印木刻，45×76cm。

這首童謠，十分逗趣，童言童語，「肚蚘仔」乃是閩南語的「蟋蟀」，也有人寫成「土伯仔」，因為蟋蟀鑽在泥土堆裡面，所以稱為土伯。加上「猴」字，乃是戲謔語氣，因為蟋蟀動作敏捷，平常不容易抓到，如同猴子那樣靈敏，所以就稱為「猴」；最後則模仿大人恐嚇的語氣





林智信·〈吹紙蛙〉，
1988，水印木刻，
45×60cm。

說，「再躲著不出來，就要把你的頭扯斷。」

〈過年〉(P36)、〈放風箏〉(P22)、〈鬥蟋蟀〉(P23下圖)、〈曠窯〉(P20)、〈玩陀螺〉(P67下圖)、〈吹紙蛙〉都是描繪林智信真實的童年生活。他偶而會將童謠雕刻在畫面上，增添解釋的輔助效果，如果懂得閩南語的人，朗誦著歌謠，整個畫面更會生動起來。對於林智信而言，童年生活的確是自己真實生活的最佳回憶，也讓我們感受到上個世紀那已經消失的鄉愁。

戰時的哀愁

1936年日本制定南進政策，此後日本統治臺灣政策邁入新的階段，一

般稱為「皇民化時期」。為了將臺灣建設成為積極支持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及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基地，臺灣住民必須被積極加以改造，1936到1940年之間，依據「國民精神總動員」指導原則，消弭臺灣人祖國意識。1941年到戰敗之間，稱為「皇民奉公運動時期」，則是鼓勵、強制臺灣人加入日本設立的各種組織，推動臺灣人日本皇民化，體現為日本帝國盡忠的皇民精神。初期有正廳改善運動，鼓勵臺灣人放棄傳統信仰，在正廳供奉日本神壇；禁止報紙中文欄，推動國語家庭，國語即日語，鼓勵穿和服、住日式房子，將漢姓改為日本姓。上述政策透過獎勵來柔性推動。信仰部分則強制推動，拆毀民間信仰寺廟，美其名為裁併寺廟，興建日本神社。嚴禁傳統戲劇表演，禮敬日本國旗、神社以及唱「君之代」日本國歌。當戰局進入敗象之際，從鼓勵從軍到強制徵兵制。日本初期對於裁併寺廟進行嚴格規定，各街町僅存一到三間，依此規定嘉義原有七十三間寺廟，只能保留兩間；裁併寺廟時，原有神像進行焚毀或者合祀，焚毀稱為「昇靈祭」，留存下來的寺廟也要辦理名稱變更。這些強烈破壞信仰的措施，因為受到臺灣士紳強烈抵制，有些人則抵制上繳糧食，影響了南進政策的推動，於是1941年底廢止裁併寺廟政策。幸而廢止寺廟裁併政策，否則依存於寺廟的民間禮俗、展演、建

林智信·〈上香〉，1953，
油印木刻，11×30cm。





林智信·〈北園東霽(臺南勝景——開元寺)〉, 1985, 水印木刻, 45×60cm。

築、雕刻、彩繪以及相關工藝與其技術恐會受到很大打擊，林智信逐漸懂事的年紀正是這個宗教與手工技藝被摧殘後的短時喘息階段。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軍偷襲美國珍珠港，重創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這一天日軍襲擊馬來西亞，月底香港淪陷，僅只半年，除了上述地區之外，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的印尼、美國屬地菲律賓，還有南太平洋上的不少島嶼，一一落入日軍鐵蹄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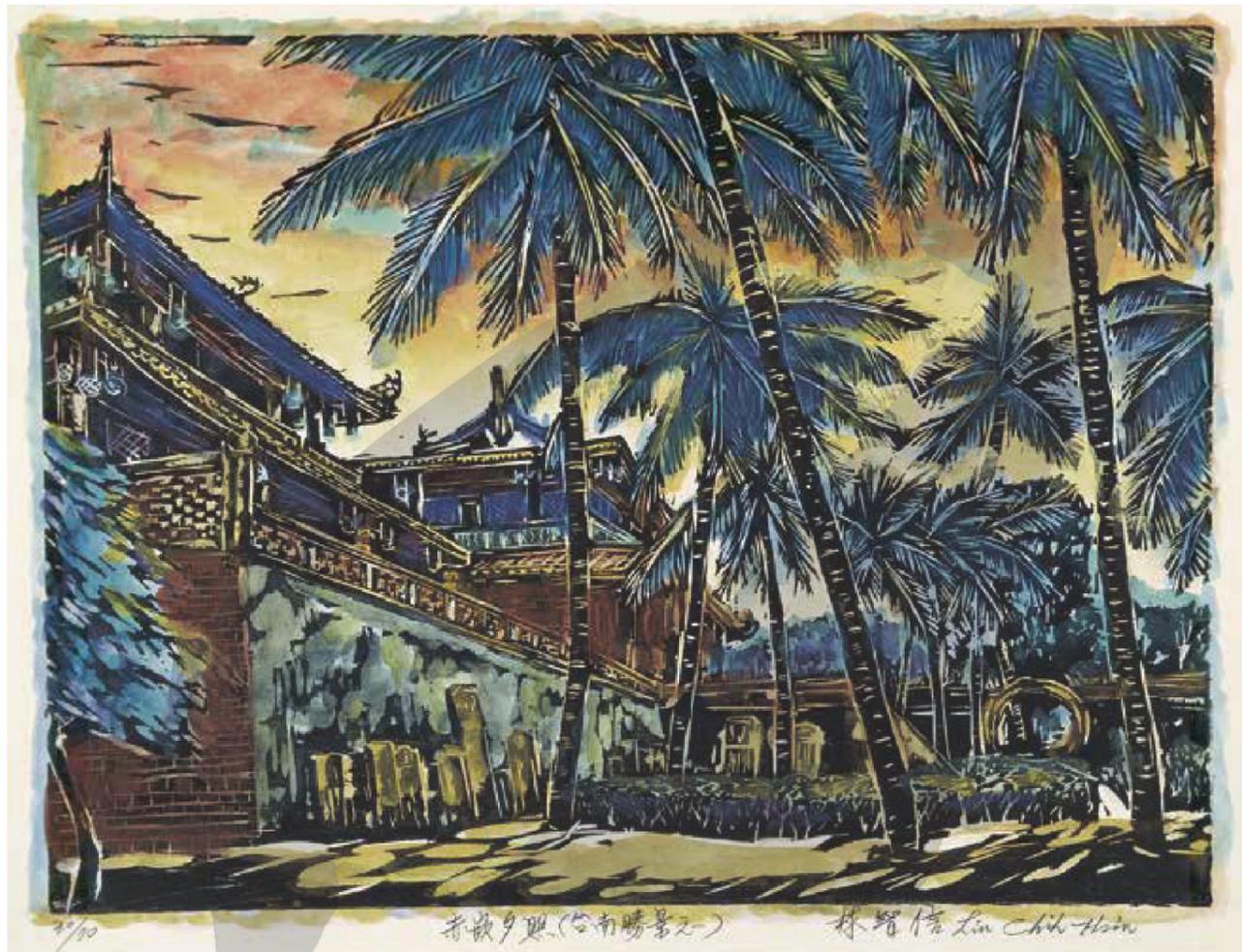
美英軍隊過度樂觀，一邊防著日本，一邊卻因循苟且，並未積極備戰。日軍經過縝密的規劃，祕密布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創英、美、法在亞洲的殖民地，取得東南亞的戰略物資做為持續作戰的基礎。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役開始節節敗退，臺灣重要空軍基地、軍事基



林智信·〈古厝(臺南龍船窩)〉, 2003, 油畫, 53×65cm。

地、工廠受到轟炸。1945年4月，美軍跳過臺灣，登陸琉球，但對臺灣進行大空襲。美軍登陸琉球，十餘萬平民死亡，不少平民被日軍脅迫集體自殺。

為了摧毀日本南進基地的臺灣軍用設施，美軍從1944年10月12日到1945年8月10日為止對臺灣重要日本軍事設施進行大空襲。臺南在1945年3月1日遭受大空襲，臺南州廳受到損毀，兩廣會館被炸毀。美軍空襲臺灣是上個世紀二次大戰最後期的事情，林智信生長於郊外的歸仁，卻也多次遭受空襲，記憶猶新。



林智信，〈赤崁夕照（臺南勝景——赤崁樓）〉，1985，水
印木刻，45×60cm。

在日常生活中，突然空襲警報乍響，居民必須躲避。「躲警報」是上個世紀前期臺灣人的記憶。「疏開」（そかい）是日文，美軍空襲臺灣期間，成為日常中的慣用語，臺語發音如同日語，發為 sokai。「疏開」其實是日文翻譯自德語Auflockerung，有放鬆、鬆弛的意義，出自於日本的防空都市計畫用語，乃是逃避敵軍空襲的意思。為了減低損傷，保持戰力，將城市內容易成為攻擊目標的重要人員、婦女、兒童、設施疏散到安全地區。「疏開」乃是避難的同義字，僅用於日本統治下，對於同樣意涵，運用於外國人則稱為避難或者疏散。因為疏開而躲到山林、城市邊緣，則容易受到瘧蚊的攻擊，因此戰爭疏開期間不少人感染瘧疾，戰時缺乏奎寧，引爆日本統治臺

灣期間瘧疾傳染的再次高峰。

有形的破壞還包括建築物的拆除。為了防止木造建築因為轟炸而遭受一發不可收拾一連串火燒，在城市闢建防空「疏開」空地，保留重要建築，將四周建築物強制拆除，譬如臺南赤崁樓四周建築物被迫拆除，闢為防空「疏開」空地，臺南重要廟宇水仙宮也在1944年底進行拆除。臺灣都市原貌經由1920年代地政改制，1944年10月起的大空襲，以及因應空襲而闢建防空「疏開」空地，臺灣城市景觀遭受嚴重破壞。

林智信出生的1936年，日本積極擬定侵略政策，推動皇民化運動，原本寧靜的生活隨著戰局的改變，開始變調。林智信生活的歸仁庄並非重要軍事基地，相對而言空襲比較少，軍事設施附近或者大城市則受到嚴重的空襲。二戰晚期戰略物資的儲存以及糧食管制，成為那一代人的記憶。番薯籤幾乎是物資管制下一般臺灣人三餐的主要糧食。林智信從小學二年級起，因為空襲的關係，學校「疏開」到歸仁後市村的軍用機場旁邊。那個階段物質極度貧乏，他提到：「戰時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戰爭確實恐怖，且殘忍無比，當時舉目所見，家鄉及各地斷垣殘壁、橫屍遍野、烽火連天，簡直是人間煉獄。」林智信即從那貧困的年代裡養成鏗而不捨、努力工作、勤奮向上的精神。

林智信，〈渴〉，1955，
油印木刻，13.5×9.5cm。

